

最近,新发现两张老照片,很不容易!这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在87年前,即1935年,五卅运动十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在上海闹北五卅运动纪念碑前,有一群记者的合影。他们是谁?当纪实电视片的编导晓霞让我辨认,我一眼认出其中有我的父亲孔另境。很意外!这张保存了87年的老照片是从哪里来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合影,在我收藏的父亲影集里,从没有这两张照片。

这里一定有故事,有封存的历史!果然,晓霞说,他们是早年上海大学的校友,这合影是从浦东周大根烈士的后代家里拿出来的,他们没有一张周大根的照片,期待确认在合影里是哪一位。你指认的孔另境,他们一度以为是周大根呢!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很难想象,这么多年来他们连先辈周大根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啊?

周大根是谁呀?我马上想到父亲的文集里好像提到过这个名字。于是拿出他的散文集《庸园新集》翻找。确实,父亲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在《文汇报·世纪风》上有一篇《一个战士之死》。我在页下注,原题为:悼周君之死并念郭君。已经忘记了,当初编书时为什么把题目改了?其实,父亲的文章的内容就是悼周君之死并念郭君。周君即周大根,而郭君则是郭毅君。父亲与他们相识。

照片中的其他人我不认识。被告知,在合影里坐在第一排中间穿浅色长衫的是林钧。我知道林钧,

父亲生前经常用钦佩的口吻说到他。我在写《孔另境传》的时候,寻访了有关他的事迹写入书中了。他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里有名的老大哥,组织能力强,口才极好,还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孤岛时期,上海大学校友会组办了一所“华华中

岁月有痕

——新发现两张特殊的老照片

孔海珠

学”,林钧任校长,孔另境是教导主任。他们之间有不少交集。照片里,他右边坐着两位年轻人。

当我指认其中一位是孔另境,编导说:“那么,余下一位应该是周大根了。”喜乎?悲乎?近百年了,岁月有痕,小辈终于知道先人的长相。一阵叹息……我赶紧把这篇《一个战士之死》传给摄制组,希望周大根的后代看到。

上海抗战爆发之后,父亲在1938年12月写下这篇悼文,这是在紧急状况下的情感喷发。他说:突然“消息飞来,一位战士死了!”在猝不及防之中。“死对于战士,是一种愿望,是一个目的,只有死,才能证明他确实是一位战士……对于死者,周君,这次,却是十足证明他是一位战士了。”“周君的死虽不用我悲哀,但使我十分可惜!可惜一位即是并不熟悉的战士的死去,也会超越对于一位知心好友的死亡,因为这损失不仅是他的家属和朋友们,而且是国家和民族的!”

父亲了解事件发生的经过:“周君为浦东土著,自沪战西移,他即借郭君返乡,结集青年志士,同组武装

部队,既以护乡,又以抗敌,辗转数月,迄无他故,因地处偏僻,未为敌人注意。此次浦东战事发生,该处初尚平安,然周君知敌人决不会放过这地段,已命部众严阵以待。果然,于月之十六日,敌人六百,携重兵器分数路向周君防地进袭,周君部众仅二百余人,与敌人较量,众寡悬殊,但情势紧迫,非抵抗即被歼灭,乃奋勇率众出击,不意一战之下,即使包围,处此存亡一线的时候,周君乃率众夺围,敌人亦并力进攻,小钢炮与重机枪的子弹,火网虽密,终被突围而出,而周君与其同志八十余人,却终于此冲杀中殉难了。”父亲称颂其“死得伟大!”周大根的孙子亚男第一次读到这个情节,泪水奔涌……

父亲还说:“抗战以来,死者众矣,即以我熟悉的人而言,或被残杀,或受流弹,也不胜枚举,每一念及,辄觉悼惜!今更增周君之死,使后死者如我们,愈觉敌忾同仇之深,敌人虽残暴,亦必无法抵抗此四万万五千万个‘心的长城’吧!”

这是一篇为周大根烈士作的传记,也是一篇上海抗战时期浦东游击队的战时报道,当即刊登在《文汇报·世纪风》上。这是有影响的一次战斗,牺牲了这么多兄弟,更激发了民众的决心,残暴的敌人是无法抵抗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个心的长城”的!不久,父亲由新四军联络员的指引,潜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用他的行动共同筑起“心的长城”。

值得欣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浦东南汇建有以周大根(字秋萍)命名的秋萍小学(即现在的上海市秋萍学校),以纪念抗敌英雄。让我们记住这位牺牲在浦东的烈士。

从延安走来的李校长

吉锋

提起我们舞校首任校长李慕琳,我心中的崇敬之意油然而生。李校长是1945年9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的第一位国语播音员。1959年,中共上海市委派李慕琳主持筹建上海历史上第一所专门培养芭蕾舞与民族舞艺术人才的教育基地——上海市舞蹈学校。1960年6月3日,李慕琳被任命为该校首任校长。

民族芭蕾舞剧的经典作品《白毛女》,就是1964年在李校长的领导下,成立了由编导胡蓉蓉和作曲金莹二位副校长等组成的创作小组。她和全校师生一起完成了从歌剧《白毛女》到芭蕾舞剧的改编。从剧情到音乐再到编舞,拟定出“边实践,边演出,边修改,边提高”的总体方案。经过4个多月的创作、排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雏形小型芭蕾舞剧在当年5月“上海之春”文艺汇演中演出。通过芭蕾舞剧演绎富有浓郁民族特色舞剧情节的崭新尝试,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大型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迄今已流传半个多世纪,它既运用了西方芭蕾的语汇,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舞、戏曲、武术等元素。音乐上采用了管弦乐与民族器乐结合的形式并加上了伴唱,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一切都与李慕琳、严金莹曾在延安生活战斗过有关。

我记得,李校长常到业务教室看学生专业课和排练。李校长本是党务工作者,不是专业人士,但她如饥似渴向专业老师们学习,她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而能精准把握专业教学,这是舞校老师们对李校长的普遍认可。她是一位称职的校长。有一次,我在上文化课时,李校长从教室后门悄无声息地坐在了最后一排听课,她微笑着示意我继续讲课。校长的心使我感动,讲课也更有劲了。下课后,学生们兴奋地围着李校长亲切交谈,学生们都叫她李奶奶,那场面好亲热啊!李校长虽然离我们而去,但她终身遵循的延安精神我们将永远铭记,世代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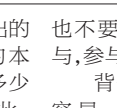
养育

洗碗槽前的侧影

刘荒田

秋日一个极寻常的晚间。老两口在餐厅吃过饭,我坐在起居厅长沙发前的地板上。自从坐骨神经痛恶化,便舍弃太软的沙发。没开灯,兀自发呆,下一步,是在电脑上读记德随笔集《地粮》,或者看一部“网飞”新推出的电影。就在这一刻,瞥了一眼灯光明亮的厨房。老婆系着围裙,在洗碗槽前洗碗。平常不过的侧影,却触动我一根并不灵敏的心弦,浑身微颤,眼睛一热。

我的妻子在洗碗槽前站了多少年?去国之前的岁月不算,在异乡,足足四十二年!洗碗,向来是妻子



也不要期待值过高。重在参与,参与让参与者成长。背一首容易,背几百首不容易,记住几百首更不容易。学习诗词的渠道很多,课内课外、家内家外、书内书外……喜欢的,已经背诵的,无论来自于哪个地方,都抄在一个本子上,是最好的办法。家长也可以整理成册,打印出来,成为孩子自己独特的诗词选集。诗词选集千千万,这是自己的选集。随时翻,随手翻,都是复习。参赛之前,不要背诵新的诗词,复习自己的选集,最省时、最高效。

各类诗词或古诗文比赛,必要的诗文常识都不可少。比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田园诗派和其创始人陶渊明,山水诗派和其创始人谢灵运,边塞派和其

的专业。她不让别人代劳,理由是洗不干净,且放的不是地方。她已洗得出神入化。完工以后,厨房所有器具归位,煤气炉的不锈钢面雪亮,操作台无一星水渍。一眼望去,那齐整、光洁,教人舒心。不止一个到访的朋友夸赞过。儿女上小学那几年算是例外,我坚持要孩子学做家务。先是儿子然后是女儿,晚饭后乖乖地洗碗。当妈的不放心,在旁监视加指导。儿子烦了,有意或无意摔破一两只,让她心疼。

厨房是她的领地,在里面,她从来不会闲得发慌。饭前,她会吧食材一样样摆好,时间到了便开锅。饭后,所有剩菜放进玻璃器皿,用塑料纸盖好。电冰箱里,肉、菜、调味料,整整齐齐。且讲究时间先后。活都干完,就

代表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王”白居易,“诗家天子”王昌龄,初唐四杰,盛唐之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宋词的豪放派和婉约派……这些对

学习诗词是全家的事情

韩可胜

文学史来说,都是基础的知识,在有一定的诗词储备量的情况下,再看一本书,有人指导一下,不难。关键是要体会,把这些知识与已经背诵的诗词对上号。

赛前的针对性积累和训练也是必要的。比如飞花令,初级的比赛无非那些关键词:风、花、雪、月、春、夏、秋、冬、江、河、湖、海、山、水、云、雨、人、鸟、日、夜、红、白、黄、黑……比

旅行的路上总是习惯带上几本书。这本张大春的《见字如来》是有一年在台北松山机场候机时买的。这是一本用解构的方法讲汉字的书,一字一章,不仅讲字的来源,也讲字在今世的现实处境,隐隐约约能窥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书还有一种好处,翻到哪里是哪里,读起来没压力。

起飞了,随手一翻便是解读“旅”字的这篇。“旅”的原来自形是一面大旗下的两个行军的小兵,步调一致向前进发。仔细想来,虽是饱含着目的和情怀,但也隐约有某种被责任裹挟着的意味。“旅怀日不同,客梦翻相似”。抬头看一下周围同机的形形色色的旅客,多多少少都有那旗下小兵的影子:

商务舱靠走道的那个跨国企业高管看样子是结束了繁忙的行程回家,但自上了飞机就一直在电脑上,他的旅行一定是被工作的责任裹挟着。攀缘行商是为“旅”,身在异乡谓之“客”,古今中外,



土豆花(剪纸) 奚小琴作

和炊具过不去。用了二三十年的钢精锅,底部被烧黑,该是理所当然吧?她不能容忍,舍不得扔掉,非要用钢丝刷把它擦到如明镜一般不肯睡。好几次,我拿起她昨夜擦到凌晨两点的钢精锅,锅底朝天,仔细看。她问看什么。我说,看穿了几个洞。当然,遭到她的白眼。

我从不洗碗,一如从来洗衣服。尤其是后者,结婚近50年,这纪录极少被打破。除了刚到异国那几年,租房子住,屋内没洗衣机和干衣机,我休息时把全家的脏衣服拿到自助洗衣店去。我这么说,并非炫耀,是妻子不让我干。此等善举不须拔高,她不是牺牲自我,以成全丈夫什

么了不得的胜业。到如今,我年纪一大把而无所成,就是明证。她是出于主妇的责任感,把该干的都干好。说有洁癖也行。今晚却深深感动,为了幸运的姻缘。我的妻子,就这般,操持这个家近半个世纪。不变的是勤恳、体贴、大度。人问婚姻长久的秘诀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宣告:像我的妻子一样,把亲人放在比自己重要的位置,而丈夫,是摆在最前的。

我对着她的侧影,眼角湿润。幸福是无声的,一如润物的春雨。水声、碗碟发出的微响,有如天籁。此地大旱经年,节约用水是居民的重责。她把洗过碗的水用大桶储着,

凡是做生意总是和漂泊行走分不开的。

汪演滨

窗边的那个小女生,从装束看起来像是个老练的旅行者,一直看着窗外的夕阳和晚霞。在她的眼里,旅行应该是个极浪漫的词。“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多么无牵无挂。她的旅行或许是被她周游世界的年少梦想裹挟着。

航班上还总是会碰到团队的旅客,航空公司总是把他们安排在后舱。以往,不论是飞哪里的航班,后排往往会有一群来自国内的旅游团,大妈们带着无数免税店的包裹上飞机,聚成一堆,欢笑一路。她们的旅行也被使命裹挟,不全是为了在亲朋好友间打卡炫耀,也是勉力为将来老去的一天留下些美好回忆。

今天这班飞机上后排的团队非同凡响,二十几个英国的球迷来欧陆跟着自己的球队征战。他们穿着整齐的球衣,扯着嗓子唱着队歌,一群人噙着飞机上的所有啤酒存粮。裹挟着他们的使命感倒是更符合“旅”字的含义演变:从漂泊的个体到齐聚的军队。我心里一边赞赏着他们的团队精神,羡慕着他们的自由欢乐,一边默默祈祷着“别闯祸,别闯祸,至少别在飞机降落前……”

翻开另一页,赫然是一句台式冷幽默:“旅行最严重的后果是回不了家”。在我即将飞满二十万英里的时候,这样的一句话无疑是有些杀伤力的……

为什么旅行会这么有魔力?看到过这样一种解释:凡是越高级的艺术,“限制”就越少,就像音乐、绘画和诗歌。旅行也是一样,在我们熟悉的环境里,周围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功能性的含义,你知道哪条公交线路通向哪里,哪个餐馆做什么菜。而当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见的下一个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旅行的审美就是消除了“限制”后的遐想。

就这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世界有着唐吉珂德般的向往。这些是理想,也是枷锁。浮生如旅,当孜孜以求,可惜没有解药。

提到后院,浇她种的白菜和青葱。注了水,加了洗洁精的水槽是妆镜,照着她逐日地老去。手指蜷曲了,据说是类风湿。从纪德的《地粮》读到,一种“无上的幸福”是:“只需看到我自己的拳头在桌上。”弄不懂这福来自拳头向下捶还是向上挥?借来一用不妨:我在家的无上的幸福,是看到妻子的手在洗碗槽里。

老妻七十岁生日那天,儿女和配偶、孙儿女都来家里吃饭。我对已入中年的孩子说:今天,不用妈洗碗了吧?儿子没回答,径直把桌上的脏碗碟收拾好,和妹妹一起,在洗碗槽前忙起来。水声哗哗,夹着满室笑语。

七夕会

不怯。不怯场,源于各种活动的多参与。上海组织的各种赛事,也非常有特色。比如浦东科普诗词大会,国内唯一的“诗词+科普”诗文盛会,全网都可以参加。“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唐代长江清澈水质造就的美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海拔和气温的关系;“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这些知识别开生面,让大家对诗词的感受焕然一新。

最后要说,学习诗词,积累诗词是全家的事情。我还没有看到,没有家长的热爱和坚持,仅凭孩子一人就成为诗词达人的先例。这就是我和上海江东书院倡导的“全家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